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

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苏〕乔·米·弗里德连杰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Г. М. Фридлендер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ТЕЛЬС И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

〔苏〕乔·米·弗里德连杰尔著

郭值京 雪 原 程代熙 译 陆梅林 校
徐小英 汤侠生 彭克巽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书首发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375 插页 2 字数 460,000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 册

书号：10188·443 定价：(七)2.50 元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出版说明

本丛刊主要编译有关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教材。分辑出版。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

丛刊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其他。

译序

马克思生前曾几次想写些美学方面的著作，终因毕生作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这一宿愿只好付诸东流，甚至连撰写《美学》词条一事，也因要求不当而未欣然命笔。但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美学思想和文艺观点没有科学体系，不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在他们那些卷帙浩繁的著作、书信、手稿和札记中蕴含着这个理论结构的一切基本原则、观点和原理，并且用科学的方法论和统一原则将其联系起来，组成一个迄今还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给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指明了发展的道路和灿烂的前景。

远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杰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就在他们所写的回忆录、传记中作了一些尝试，来阐明革命导师的文学艺术观点。拉法格、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曾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来剖析和说明种种文艺现象和美学问题。在这方面，尤其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在传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则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果。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不曾问世的许多重要文献和书简，

这时不断被发现和辨识出来，刊行于世。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两部著作，虽是手稿札记之类的东西，然而却是关于美感形成和艺术起源的奠基之作；而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一部意识形态论，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到一八五八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艺术的特征和特殊规律性等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而他们给拉萨尔、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的那四封著名书简，更可视为现实主义美学的创作批评纲，——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献一经出版，便改变了人们以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了新的认识。

其次，几乎与此同时，出版了在卢那察尔斯领导下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部大型的美学言论汇编，以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这对于传播马恩文艺观点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前后，又出版了里夫希茨的《关于马克思艺术观问题》、席勒尔的《文学批评家恩格斯》和别列茨基的《文学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专著和小册子。此后三十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研究论文和专著，而乔·弗里德连杰尔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一书，便是其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苏联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学艺术思想的科学成果的集纳和概括，反映了六十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是作者的力作，从一九三六年起，由构思到成书，时间整整过去了二十五个年头，可以说是作者长期潜心钻研的成果。弗里德连杰尔对我国读者也许并不那么陌生，他的《论莱辛的〈拉奥孔〉》一文大约在二十年前即已译成中文，而他为里夫希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版）一书所作的题解和详注，也早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他一九一五年生于俄国基辅，一九三七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文学系。他还在大学生时代便开始写作，发表文

章，从一九五五年起是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过了十二年他在所里主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编辑工作。作者专于俄国和德国古典文学和作家的研究，著述甚多，这对于他写这本书是很有帮助的。此书一九六二年一出版，立刻得到好评，一九六四年作者即因此书而取得了博士学位，过了四年又出版了第二版。苏联名文艺学家德·李哈乔夫指出：这本书是他们国内的每一个文艺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全书共分四篇十三章。第一篇讲美学革命变革渊源，分别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来源和马恩青年时期的文艺观；第二篇着重阐述马恩的基本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问题；第三篇讲马恩关于文学史方法论的若干重要原则和对西欧文学史和作家的许多重要的精辟论述；第四篇则讲列宁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捍卫、继承和发展马恩的美学思想遗产。全书承前启后，条分缕析，脉络清晰，有论有史，史论并重，旁征博引，资料丰富，是颇有说服力的。

通过全书结构和论述，作者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和文艺观点的全貌，使人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其思想来源，有其形成发展史，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有其主要内容和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科学体系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概念。直到现在，象这样介绍马恩美学思想的专著还是不可多得的。

本书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来源上，纠正了一种倾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许多学者只是着重探讨马恩美学思想与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与黑格尔美学的批判继承关系。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却忽视了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艺美学观点的联系，这往往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却只有一个来源。其实，马恩也吸收了他们提供的许多有益的思想材料。弗里德

连杰尔有感于此，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上述三大来源的美学观点的继承批判关系。

作者在书中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艺活动和文艺观点作为单独的一章来叙述，指出他们这个时期的文艺观还属于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的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的思想。他们的早期思想处于急剧发展的阶段，还不成熟，也未定型。三大来源各派对他们的思想有着或深或浅的影响，因而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往往是新旧思想相互交错，朱紫杂陈，即使比较正确的思想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过程。作者把他们这个时期的思想专门划分出来，是为了使读者在了解和研究他们的美学观点时，不要把它们当作成熟的思想来看待，更不应该把它们奉为经典，加以绝对化，而要对他们早期的言论进行深入的研究，细心领会，把握实质，切不可抓住只言片语，随意引申，尽情发挥，走失原意。

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作者对马恩的思想观点采取的历史主义态度。作者在说明写本书的指导思想时特地强调指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任何一种见解，都不能刻板地、教条地去领会，而不考虑它的具体历史内容和它在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中的地位。”譬如，在阐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的一些论述时，在说明对于席勒、拜伦、雨果、左拉等作家的评价时，作者就采取了这种态度。否则，就不大容易得到正确的解释，甚至会得出片面性的结论。

同时，作者还告诉读者应当注意，随着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具体任务的变化，马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学艺术提出的任务，也是不同的。例如，恩格斯根据文学艺术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戏剧和小说等总是有一定倾向性的，他也主张文学创作应当有倾向性。可是，在一八八五年恩格斯写信给敏·考茨基时，告诉她自己的小说里不一定非要“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

不可，甚至可以不“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不是说，在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小说也可以没有倾向性呢？假使不了解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读者对象的不同，因而文学创作的目的和任务也有所不同，便可能发生这种误解，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作者在《现实主义问题》一章里，对此作了历史主义的说明和深入的分析。作者告诉读者，历史主义态度可以防止人们脱离具体的历史内容而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加以绝对化，搞教条主义，也可以防止人们如不理论结合实际，不系统完整地掌握他们的思想，甚至会随意加以曲解或否定。

最后一章既说明了列宁对马恩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并未因马恩逝世而停止不前，相反地，这种美学思想本身就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因此要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另一方面又要针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探索新的答案，使它们不断地得到创造性的发展，把它们推向前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采取的科学态度。

看来，全书写得不那么平衡，在理论部分，许多章节写得相当深刻，但也有些章节写得过于抽象枯燥，例如对美的本质和美的概念的叙述，就是如此。虽然在这里所谈的观点还是可以的，但总使人感到有些一般化，甚至没有举出任何一个实例加以剖析，予以说明。在文学史部分，关于中世纪文学可以说是单薄、苍白、无力的，其实马恩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并不少，在这方面看来是欠功力的。关于十九世纪前西欧文学史的几个基本阶段，以作家串史，内容显得不够丰满，在文风上也有不尽一致之处，例如对莎士比亚的论述，开头部分好象是回忆文字，夹叙夹议，松散而枝蔓，不那么明快有力。书中有些论点，还可商榷。这一点正如作者在他的《作者的话》中所说，并不排除“本书的某些结论带有探讨的性质”。

尽管如此，总的说来，这仍然是一本好书，有参考价值的书，值得一读。因此，我们愿意译出来，推荐给我国的读者。为了帮助读者对本书的了解，书末特地收录了德·李哈乔夫的《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一文。本书译自原著第一版，全书译文由我通校了一遍，译文略有删节，不妥之处，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陆梅林

一九八二，九，十五，于北京

目 录

译序.....	(1)
作者的话.....	(1)
美学革命变革渊源.....	(9)
一 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的理论前提.....	(11)
二 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1837—1843)著作中的文学艺术问题.....	(51)
美学和文学理论问题.....	(91)
一 美学基本问题.....	(93)
二 阶级意识形态和艺术创作.....	(163)
三 现实主义问题.....	(192)
四 英雄问题。悲剧。幽默和讽刺.....	(259)
五 文学的共产主义党性原则.....	(285)
文学史问题.....	(295)
一 文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297)
二 十九世纪前文学史的基本阶段.....	(323)
三 十九世纪西欧文学.....	(431)
四 民间文学。群众革命诗歌.....	(485)
五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参加者.....	(509)
六 俄国文学.....	(528)

- 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遗产..... (567)
附：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 (599)

作 者 的 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艺术观点，是他们所创立的革命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广泛地阐明了许多一般的美学问题，阐明了过去各个社会时期，从古代到近代的文学历史的规律性和一些具体问题。同时，他们根据他们那个时代国际工人运动的任务，对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学和艺术作了深刻的革命的批判，指明了工人阶级文学、整个进步文学艺术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这个时期的发展道路。列宁在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进程中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创造性地发展和加深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这些思想成了苏联共产党以及其它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政策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亲密学生保·拉法格、威·李卜克内西以及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作了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艺术观点的初步尝试。在以后的时期，弗·梅林在这方面的功绩尤为卓著，他是马克思传的作者和马克思遗著的出版者，晚年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但是，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艺术观点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的则是苏联科学界。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科学地解决文学艺术问题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但是，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认为自己的任务，主要是阐明文学艺术现象的物质的、阶级的制约性，阐明它们的发展

也和全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发展一样，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只有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所作的全面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见解和历史的文学评价采取更深刻的科学态度：不看作仅仅是他们个人传记的一个方面（拉法格和梅林对这些评价就是这样看的），也不看作是证实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可信的例证汇集，而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整的革命世界观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和他们总的原则的党性立场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才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美学不是某种偶然的、外加于马克思学说的东西，而是它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没有这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列宁所说的完整的、完备的、全面的世界观。

这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学、文学理论、文学史方面的遗产的新态度，使苏维埃时期创作的著作根本不同于这方面较早的大都带有传记性质的著作，而较早的著作没有给自己提出任务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各个美学见解和文学评价同他们一般的哲学世界观和有党性的政治世界观之间所存在的联系。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在苏联用俄文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一些涉及文学和美学问题的极为重要的文献，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拉萨尔的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给拉萨尔的两封书信（在这之前，只是根据拉萨尔回信中所引的几段文字才知道有这两封书信）、恩格斯给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谈现实主义等问题的书信。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给拉萨尔的书信，在一九二二年已由古·迈耶尔用原文出版，上面提到的另外两篇文献都是初次发表的。这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还用俄文和德文出版了几卷《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其中收进了青年恩格斯论文学的一些文章、《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和许多其它著作。这些著作

在谈其它问题时也谈到了文学和美学问题。上述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许多著作和书信，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等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把这些文献长期束之高阁，根本不想办法出版。这些首先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中发现、收集和出版的新文献，使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和孟什维克妄图否认的事情成为确凿无疑的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不但有大量关于文学艺术的零散言论（多少带有局部的和片断的性质），而且他们对于美学的基本问题有一个统一的深思熟虑的看法，这是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广为流行的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艺术观点妨碍了这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富有成效的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美学遗产的新材料的发表，以及苏联文学界人士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党中央决议发表以后强烈感到的研究文学和美学理论问题的需要性，推动了研究思想的发展，促使苏联在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一批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自觉地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理论的世界观同他们的美学观点、文学史观点之间的联系。

一九三三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文集第一版，由卢那察尔斯基主编，编者有密·里夫希茨、弗·席勒尔。这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基本的美学见解和文学史见解的第一个还远不完备的汇编。几乎与此同时，还出版了里夫希茨的《关于马克思艺术观的问题》这本优秀著作。作者在详细研究马克思哲学和美学思想形成史的基础上，广泛地阐明了马克思的美学观点同他的先辈们的联系，指出马克思所提出的在阶级对抗社会的条件下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科学的美学具有重大的意

义①。同一年又分别出版了弗·席勒的小册子《文学批评家恩格斯》(阐明了恩格斯关于文学问题的文章和书信的意义)和阿·别列茨基的小册子《文学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者是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文学史见解成功地加以编注的专辑。后来，特别是在战后年代出现了许多新的苏联研究著作，专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各个方面的文学美学观点，研究了引起他们注意的文学问题和现象，评述了十九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创作，这些文学家和艺术家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上的战友，有的是在思想上受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

在个人迷信影响下所造成的理论思想战线上的情况，长期以来妨碍了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美学遗产进行深入的创造性的研究。斯大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的否定态度，他对许多文化史现象所作的不正确的、片面的、公式化的评价，阻碍了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真正辩证的和全面的研究。党恢复了列宁的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这对苏联科学(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遗产的研究)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在苏联科学的影响下，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学美学遗产各方面的研究，今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里，也正在顺利地发展着(有汉·科赫、闵德、维克多·卡捷尔、伏格特、丢维耳、玛哈契柯瓦娅等人的著作)。

作者认为本书的任务，就是对苏联学者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的学者在研究和诠释马克思恩格斯文学艺术问题的观点方面所进行的巨大的集体劳动，作一些基本的总结。在本书的正文和注释中，读者将会看到对很多有关著作所

① 作者在该书新版《马克思和美学》(1959年德累斯顿德文版)的序言中叙述了这部著作产生的经过。

作的说明，这些著作既有论述马克思主义美学一般问题的，也有论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美学遗产中个别的、比较局部的问题的。作者力求考虑到这些著作，并且在自己的阐述中这样或那样地利用了这些著作的成果。

作者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本书的某些结论带有探讨的性质，需要集体讨论和作出确切的阐述。因此，作者希望本书将为这种讨论提供有益的材料，有助于苏联美学家和文学史家确切地回答书中所涉及的一些文学理论和美学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共同作出创造性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在同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时常常重复的恩格斯这句名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学和美学方面的遗产也是完全适用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任何一种见解，都不能刻板地、教条地去领会，而不考虑它的具体历史内容和它在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中的地位^①。而应该正确地去理解：所有这些见解整个说来（以及其中每个个别见解），都是人类思想的最重要的成就，是从事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宝贵的工具，它的意义已为近百年来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所检验和证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自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时代向进步的人类思想界提出了许多以前从未提出过的新问题。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经验，中国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帝国主义阵营同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斗争，在一切生活和文化的领域中都提出了一些更新的重大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那些曾是天才的科学预见的东西，在今天已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